

## 海外中文课堂中如何教文化:挑战与策略

伍洲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师把学生学习语言知识与学习文化知识相分离已是多年的传统做法。语言知识通常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等。这些知识一直被视为是语言教学的核心部分。而文化仅被看作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背景知识。多数语言教学大纲把文化列为附属部分,或只字不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看法考虑是否介绍文化知识,介绍哪些文化知识,以及如何介绍文化知识。很少有人系统研究文化在语言教学中应有的地位,及教学中究竟应怎样处理文化。

近年来,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结果越来越使我们明确:学习一种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与他人交流,因此,培养学生的实际语言交际能力应被看作是教学的最终目标。如果在海外教授汉语的目的是陪养学生与来自汉文化的人们进行实际深入的思想交流,教授汉文化则不应再是教学的附属,而应是教学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部分。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因此,任何人也都是某种文化的产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得以定义,强化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文化也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Vygotsky (1962) 认为字词在字典里的定义只不过是建筑思想的石块(引自 Rosenblatt, 1980, 389-390 页), Bahktin (引自 Moraes, 1996, 26 页) 也强调词语的意思是在进行语言交流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定位的。人们社会背景的交锋使词语产生特定语境下的意思和内涵。如果两人在交流过程中不能对词语的意思和内涵达成共识,仅仅了解字词在字典中的定义是不能保证交流成功的。人们在语言交流中,不仅仅相互交换信息,交谈的各方都具备各自的社会自我,这些自我与他们的文化团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不再是客观世界的如实写照,而是反映自我文化团体内共同享有的特殊观念,代表说话者的文化归属。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们共同的观念,意识及文化实践交织成一体。所以,习得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文化的过程。

通过学习语言来学习一种文化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情感变化的过程。通过学习语言,人们对该语言的文化增加了解,这一过程导致情感的变化。学生经过对一种语言的学习,经常对该国文化和人民产生兴趣和更积极的看法。这一点对在海外生长的华人儿童和青年更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学习汉语,他们对自己祖籍文化的渊源增加了解,建立感情。做为生活在北美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有色人种,这些儿童和青年常存在一种长期压力,需要争取被主流社会吸收,改变自己少数民族的地位。Liebkind (1989) 认为,少数民族经常遵循和依附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Cummins (1996) 则指出,这种倾向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是次等的。Cummins (1981) 把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认同的选择分成以下四种情况:

1. 放弃祖籍文化,全面接受主流社会文化,
2. 固守祖籍文化,排斥主流社会文化,
3. 废弃祖籍文化,同时拒绝主流社会文化,
4. 保持发展祖籍文化,并主动学习,接受主流社会文化。将两种文化相结合。

他认为，第四种选择是最理想的。第一种选择虽然表现了个人对融入主流文化的愿望，但对自我的否定往往使他们欠缺文化归属感，轻则产生自信心不足，重则导致自我认同危机。这种文化归属感的欠缺可以通过学习祖籍语言与文化来改变，通过增加对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的认识，学生可能改变个人的文化认同，认识到自己的双语双文化财富的优越，为自己作为少数民族感到自信与骄傲。这种自我肯定与自我认同是他们在北美社会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心理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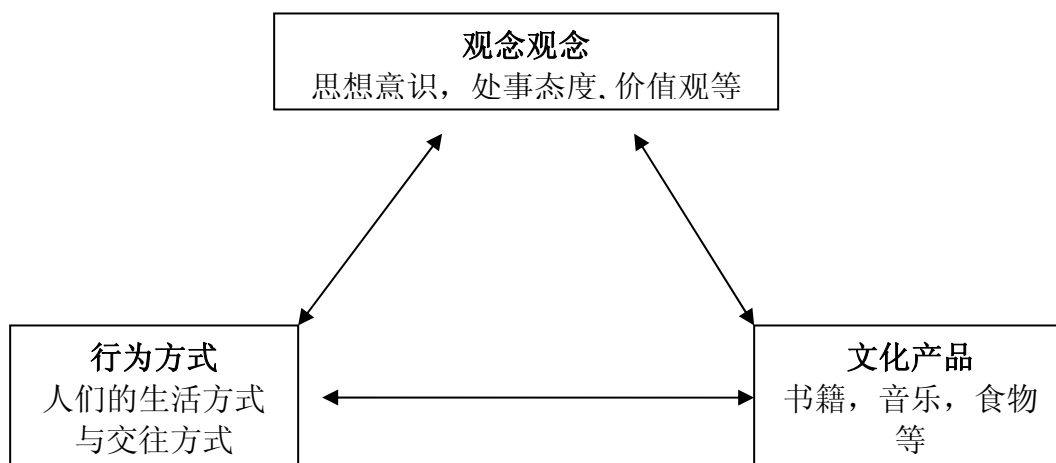
然而，学习文化的过程也不会是一个单一方向的被动接受一种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接触与体验新的文化经常造成自我价值观与信仰的严重对立与冲突，构成对自我认同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时刻，个人的思辨能力与判断能力将提上日程，新的思维方法仅通过学习语言并不能自然习得，需要通过深入的文化学习与思考才能获得。只有经过不断的深入分析与思考，细致比较衡量自我文化与他人文化，学生才能对文化的内涵达到深入的理解，这一过程应是一个不断跨越文化界限，主动开展文化交锋的过程。这一变化使学生处于一种优势位置，让他们能够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具备特别敏感的观察力，识别差异与不同，对司空见惯的事情提出质疑，寻求答案。这一点是仅具有单一语言文化的人们难以做到的。

更深层的变化是学生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他人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这种比较变成一面镜子，使学生能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和自己的文化世界。其结果是学生将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换一种说法，学生将重新探讨和构建自我。如果学习一种文化有这样大的作用，我们不仅可以这样说，学习文化是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以说，学习语言是学习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学习语言与学习文化是这一学习过程中并行的双重目标。

以上这些讨论同时也说明在语言课堂上教文化绝不是简单的传授文化知识。那么，文化教学到底应包括什么，教师在课堂上应怎样教，下面将讨论几点原则和方法。

### 1. 文化应包括什么？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包罗万象，范围十分广大，对其内容的分类，学术界采用的方法众多。从教学的角度看，美国“二十一世纪外国语言学习标准”（2006）的分法比较实用。他把文化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及文化产品。三者都是文化学习的重要部分，它们相互关联，影响，往往学习一方面就会涉及其他两方面。



传统上，当人们谈到文化教学时，往往强调的是教文化产品，像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学，音乐等。这些内容常被称为“大文化”（Culture），然而，对一般生活交流而言，“小文化”（culture），如人际关系，行为方式等可能更重要。如前面所说，三方面相互关联，影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三方面紧密结合，更为有效。例如，从一首诗歌或谚语（文化产品）谈到其背后代表的思想观念，及这种观念如何影响人们生活中的言行等。

## 2. 教授文化的一些原则

教海外学生汉文化的目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把他们变成地道的中国人。虽然海外华人儿童和青年需要培养自己对祖籍文化的了解和感情，学习的过程仍会出现不同文化观念和信仰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生长在北美的华裔儿童多对西方文化较熟悉，对很多东方文化传统看不惯。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移民家庭两代人互相格格不入，难以交流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教孩子汉文化，无论是采用文化灌输或思想改造的方式都无济于事。即使学生表面上接受，感情上也并非能真正认同。重要的仍是培养学生们的思辨和判断能力。课堂上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鉴别和思考，使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建立起自己的复杂的概念和深入的理解，对文化差异具备敏锐的眼光，文化教育的目的将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多方视野，能用多种方法理解与表达思想的跨文化交流家。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除了对文化差异具有分析批判的能力，同时还有对其他文化包容吸收的能力。其结果是，他们更少偏见，能对中西方文化做到取长补短，将两种文化相结合。

用这种观念教中国文化，教师也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教师在课堂里已不是文化知识的唯一来源和汉文化的代言人，而是和学生一样，是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学习者，探讨者，研究者。教师在帮助学生了解汉文化的同时也在学习学生们的特有文化。在海外汉语课堂上，学生与老师发生文化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冲突时常表现在难以维持课堂纪律，师生关系紧张，也有时发生在文化，政治的观点冲突上。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多方视野，能用多种方法理解与表达思想的跨文化交流家，教师自己首先要成为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人。

如果教文化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分辨能力，对一种文化简单的概括，公式化的总结，批发式的传授便与以上讨论的观点大相径庭了。近年来学者们对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说明很多对文化的公式化的总结听起来似乎是对某种文化的真实写照，其实很可能十分片面，简单地把他们传授给学生，反而不利于学生发展独立的思考能力。

以下这些对文化的总结可谓笼统概括，然而，人们往往对它们也津津乐道，视为真理：美国人富有，随便，物质至上，表现过于友善，喝咖啡；意大利人好动感情，善表现，爱情至上，爱喝葡萄酒；德国人固执，勤奋，教条，爱喝啤酒；英国人传统，守旧，讲礼貌，节减，喝茶；日本人拘谨，小心，面无表情，好拍照，爱喝茶（选自 Brown, 2000）。对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总结被引用最多的是东方文化的集体主义与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这种总结多半强调东方文化重视家庭观念，合作服从，而西方文化则突出个人利益，批判思维。对两种文化这样大的概括虽然有时也能反映部分现实，但它们显然忽视了每种文化之内的复杂性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重叠与交往。

Kubota. (1999) 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一些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指出传统的对东方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人主义的简单区分往往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他人”的偏见思想。通过把东方人总结成个人服从群体，缺少个性，和西方人追求个性，善于批判思维，他们

潜意识地肯定西方文化，贬低东方文化。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各种不同的性格和追求。而且，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有不同形式的集体观念和个体思想。

Hermans 和 Kempen (1998) 除了探讨世界各文化内部自身的复杂性，还对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们列举了当代世界文化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生态环境的联系，人口流动的联系，经济交往的联系，和国际政治的联系，指出：文化的内部并非和谐一致，文化的外部亦无分明的界限。把世界各文化看作是相互对立的群体，划出绝对的界限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与发展。

综上所述，教文化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细微的文化差异的敏感的观察力和思考力，对他人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反思力，对差异不同的理解力和包容力，而不是简单接受文化的标签，或轻易做出武断的结论。这些都明确标示了教师在文化课堂上应如何去做。

### 3. 如何在语言课上教授文化：

Galloway (选自 Hardley, 2001) 列举了一些最常见的文化教学方法。

#### 1) 法兰肯斯坦法：(The Frankenstein Approach)

教师在课堂上对文化的某些现象说两句东，说两句西，一会是文学，一会是历史，把文化变成一个胡乱拼成的怪物。

#### 2) 四个 F 法：即 Folk Dance (民族舞蹈)，Festivals (传统节日)，Fairs (集市盛会)，Food (通俗食物)。这些内容也多集中在文化产品方面。虽然都很重要，却偏重一方。

#### 3) 导游法

仅介绍高山大川，古今胜地

#### 4) 顺便说说法：想起什么说什么，什么时候想说就说。

由于对文化教学的目的的理解有限，这些教学方法往往介绍一些支离破碎的文化知识，不能培养学生们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他们的思维能力。

根据上面所谈，在汉语课上教汉文化需要有明确的方向。这里仅总结几条，作为文化教育的目标：

#### 1) 培养学生对汉文化的兴趣，增加对其人民的感情联系。

#### 2) 培养学生探讨和发现汉文化的规律的能力；不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而以学生主动探讨，发现为主；

#### 3) 根据学生的不同语言程度和学习需要，介绍与实际语言交流最相关的文化知识，包括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行为准则等；

#### 4) 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及接受与适应这些差异的能力；

#### 5) 建立多元文化的思想观。学会用多种角度看待同一文化现象。

#### 6) 在文化学习过程中使学生能发现自己的认识局限，克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

要实现以上这些目标，以下这些教学方法比较可行：(选自 Hardley, 2001)

#### 1) 实物研究法：

教师带来一些文化实物，和学生们一起讨论他们代表的文化意义，有关的文化知识，

#### 2) 谚语，成语，寓言

用谚语，成语，寓言讨论有关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比较中文和英文中一些成语的相同与不同，并探讨总结相同于不同的原因。

- 3) 小文短剧  
把两三件文化误解或文化冲突的事例变成短剧，让学生探讨造成误解和冲突的原因。
- 4) 文化箱 (Culture Capsules)  
选择一个文化题目，让学生列出两种文化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 5) 文化专辑 (Culture Clusters)  
把三个相关的文化箱的题目放在一起，让学生编成短剧。
- 6) 文化引子 (Culture Assimilators)  
通过对话或叙述，介绍一件小事件，学生找出四种解释方法，并研究他们的对错。
- 7) 证实假想 (Hypothesis refinement)  
学生通过阅读找到一项文化疑问，试写出一个答案，通过寻找多种资料，证实答案的正确与否。

虽然这些教学法十分有限，但他们都与语言教学直接关联，即是学生学习语言的好方法，也是他们学习文化的好机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语言与教文化完全不用分开时间，应该也能够同时进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兴趣要求，利用各种环境，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作实地的文化考察，与来自汉文化国家与地区的人来往交流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在北美，请文化客人进教室讲座，参观唐人街等，都是很好的教学方法。无论是哪种教学方法，都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和启发学生产生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兴趣，使他们利用好理解，鉴别，欣赏，批判的多种工具，最终成为具备多方视角，跨文化的思想家与交流家。

#### 有关文献：

- Cummins, J. (1996). *Negotiating Identities: Education for Empowerment in a Diverse Society*. Ontario, CA: 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 Cummins, J. (1981). *Bilingualism and minority-language children*. Toronto: OISE Press.
- Hadley, A. O. (2001). *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 Canada: Heinle & Heinle, Thomson Learning.
- Kubota, R. (1999). "Japanese Culture Constructed by Discourses: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and ELT", *TESOL Quarterly*, 1/33, pp.9-38.
- Liebkind, K. (1989). "The identity of a Minorit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10), pp.47-57.
- Moraes, M. (1996). *Bilingual Education: A Dialogue with the Bakhtin Circl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200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3<sup>rd</sup> Edition, Revised. Lawrence, KS: Allen Press, Inc.
- Rosenblatt, L. (1980), "What facts does this poem teach you?", *Language Arts*, 4/57, pp.486-394.